



三生三世桃花醉，
十里红装倾城开！

桃花醉

家有仙师太妖娆

JIA YOU XIAN SHI TAI YAO RAO

漓云 著



作为威风八面的仙界司战神君，
师父很温润很淡定，

他唯一说过的一句狠话便是：谁若敢觊觎为师的弦儿，
为师便不会对他客气。

可是师父，觊觎我的……不正是您老人家吗？

是谁改了谁的红尘，
谁断了谁的念想？
你不惜钱了自己的仙尘，
就是为了向我证明，
我有多么眷恋你。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桃花醉

TAOHUA ZUI

漓云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有仙师太妖娆.桃花醉 / 漓云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10

(爱小说)

ISBN 978-7-5396-4904-7

I. ①家… II. ①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1853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丛书主编:陈启辉

责任编辑:姜婧婧 宋晓津

特约编辑:郑天明

装帧设计:张 敏 闻 艺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63533889

印 制: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(0791)88166794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6 字数:300 千字

版次: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6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昙花一现,刹那芳华付真心 / 001

溪羽下凡历劫,不知何为真心,却遇上了一位宛若昙花般美好的女子。在最美好的年华里,他爱上了那个叫陌辛梓的女子。一世红妆,一世诺言。

第二章 万劫不复,爱恨纠缠终是空 / 026

最终溪羽还是历劫失败,爱上了凡人女子,与凡人女子成亲生子。再回天界,面对老天君的惩罚,他甘愿做一介凡人。人间情爱真是参不透。倚弦为了救她大师兄,不惜与大师兄为敌让大师兄的凡人妻子魂飞魄散。

第三章 降临人世,戎装束发为将军 / 056

世有子桑蒿,人人都知的卖国女。她本是一国丞相之女,却一朝变成逆臣之女,背负满门血债。她戎装束发,化身成为敌国女将军,从此一身骂名一世不得安宁。到头来,却爱上了最不该爱上的敌国太子。

第四章 半路被劫,他只身蹁跹而来 / 081

回昆仑山的途中,东皇钟下的魔尊出世,竟挟走了倚弦,并让卿华只身去魔界赴约。那一日,倚弦着红色的嫁衣,看着卿华手握轩辕剑蹁跹而来。身后,一片火海。他甘愿,为了倚弦,独受魔尊三百招,不还手、不吭声。

第五章 卿华伤危,她拼死寻求药引 / 103

上刀山,下火海,只要看见卿华安静地睡着,倚弦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她只想,让她师父醒来,让他一世安稳。攀绝壁,独斗金蛇王取得蛇胆,满身伤痕累累,只要一看见卿华,就怎么都不痛了。



第六章 离开昆仑,他做绝情为她安 / 126

倚弦没有想到,有朝一日她会被师父卿华赶出昆仑山。从此在鬼界颓废度日,不去想便也不会难过。只可惜,她却不知道,她的师父在外,正与魔族大战……

第七章 温暖回忆,那些年的昆仑山 / 153

倚弦与大师兄曾一起修炼一起去人间胡闹,一切的劫难便始于此。那一次仙魔大战,倚弦眼睁睁地看着,她的师父卿华为了修补东皇钟而断了仙尘,再也没有回来。

第八章 升为上神,师父才是她的劫 / 168

原来,倚弦从小神升为上神,卿华应了她的劫。桃花树下簌簌雪,她在雪地里一睡就是三年,三十年,三百年……总是期待着,等再醒过来,卿华就站在桃花树下,对她清清淡淡地笑……

第九章 至死不渝,生世悠长难相忘 / 187

倚弦一直等着,她相信终有一天,能够等到卿华再回来。不管千千万万年,她都要等下去。

第十章 冷染有喜,鬼界有女初成长 / 208

倚弦出山,已然过了几百年的光景。冷染生了一个女儿,认倚弦为干娘。时至今日,倚弦才总算有了身为上神的样子。

第十一章 尧司大婚,魔界再出俊太子 / 220

终究,尧司还是和天界第一美仙子瑶画成了仙婚。大婚那日,倚弦去了天界,喝了他们的喜酒。这个时候听说魔界出了一位太子主动与仙界交好,提出的条件竟然是要娶倚弦为妻……

第十二章 桃花灼开,桃花林里桃花影 / 237

当倚弦转身,看见桃林深处款款走来的墨色身影时,便知道她这等待的一生,足以。卿华转世,成了魔界太子,上仙界提了亲。七万五千年的守护和眷恋,如忘川河里流年的水,没有尽头没有静止。





昙花一现，刹那芳华付真心

溪羽下凡历劫，不知何为真心，却遇上了一位宛若昙花般美好的女子。在最美好的年华里，他爱上了那个叫陌辛梓的女子。一世红妆，一世诺言。



小团子一走，这偌大的池塘边上就剩下我一人。我望着平静的水面，一时倒真有些寂寞了起来。

我在深刻地思索，离开了昆仑山后我该干些什么好。平日里没花心思修行，如今一门像样的本领都没有。唉。

不晓得对着池子叹了多少声，池子都被我叹得皱了，一圈一圈晕开了涟漪。

这时忽然有人在身后唤我：“弥浅？”突如其来的声音将我吓了一跳，险些没坐稳掉下水池里去。

我缓缓回过头去，却看见冷染正一身红衣飘飘地站在不远处，遂惊喜道：“冷染？！你如何也来这里了？我还以为今日你在瘟神那里不会来西海了呢！”

冷染眯起一双凤目，风情万种地冲我走过来，笑道：“没想到弥浅你竟也来了西海。”她走近了将我周身打量了个遍，又道，“怎样，伤好了么？”

我心里十分温暖，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能吃能睡能跑能跳。”我瞅瞅四周没见他人，便忍不住问，“怎么瘟神没与你一起来！不会你又是偷溜出来的吧？！”

冷染脸色蓦然变了变，道：“自然是一起来的。”

见她面色有恙，我胸中一把八卦火熊熊燃烧，又咧嘴问道：“你与他如何了？”

冷染摸摸下巴，狐疑地看着我，道：“老实说，弥浅你是不是很想我与那混蛋有个什么？”

我忙摇头坚决否认：“胡说！这怎么可能！”我深知，若我敢承认定会被冷染修理，我哪敢冒这个险。

都是一条红线上的人了，他俩迟早要有个什么的。

冷染似触及了什么烦心事，也开始叹气，道：“弥浅你说我是不是老大不小了？”今儿龙王大寿，大家都凑到一处叹气来了。

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。冷染她哪里说得上是老大不小……她分明就是老不死。她与我同样是大于七万岁的人了，不是老不死是什么。

但我面上自然不能那般说，遂道：“哪里，也不是十分老。”

冷染蹙了蹙眉，道：“那弥浅你看我这个年纪是不是该娶个夫君了？”

顿时我心惊肉跳。

娶夫君？！莫不是冷染她的春天到来了？！……难怪如此感怀！

我一下没忍住，嘴又咧开了些，问：“你为何如此想？”

冷染沉吟了下，道：“这些天混蛋一直在我耳边念叨说我这副模样看日后哪个男人敢要我，只有他那里不会嫌弃我，还说若是我实在没人要文曲府让我住一辈子都行。”

墨桦那厮看来等不及了，隐忍了这么久终于伸出了狼爪。

我急道：“那你还等什么！”瘟神都那般说了，干脆住进文曲宫邸一辈子白吃白喝算了。

冷染亦急道：“是呀！所以说我等不及了呀！”

啊？冷染亦等不及了？这不应该啊……

只听冷染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听混蛋那口气，似我再慢一步就真的没人要了一般。弥浅你说，是不是我老了就真的娶不到夫君了？”

我僵硬地点了点头。

冷染两掌一合，道：“就是说我应该趁还没老透赶紧娶一个回去。”

以往我一直觉得瘟神很凄楚，眼下见冷染完全会错了瘟神的意就晓得，他是着着实实很凄楚。

说罢冷染又沮丧着一张脸，嗫嚅道：“可是去哪儿找夫君？唉……”

我道：“就在文曲宫找吧。”瘟神，日后你定得感激我。

冷染却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不娶诡计多端的文神仙，我想娶老实耿直的武神仙。”

这头冷染话刚刚一说完，那头就响起了脚步声，听得冷染浑身一震。

莫不是瘟神墨桦寻过来了？

冷染拉着我慌乱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我要先走一步。弥浅你就说没见过我，你没见过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我……”

一阵念叨之间，冷染已如一缕轻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待脚步走得近了，我扭头便道：“冷染……”抬眼看清了来人，一句话硬生生给卡在了喉间。

我本欲道“冷染让我告诉你，我没见过她”，可如今看着面前这如冷染一样红通通的身长玉立的人，我能说吗？

来人哪里是墨桦，这明明就是自鬼界爬上来的冷染的兄长魑辰！

魑辰挑着凤目看着我，道：“冷染在哪里？”

我心底里算了算，自上次与冷染参加完紫极仙君的劳什子仙会后她便一直被墨桦纠缠，到如今也快一两个月了吧。冷染那么久没回家一回，也难怪魑辰会阴郁着一张脸。

我立马改口打哈哈道：“我都快两个月没见她了，你为何不让她出鬼界来找我玩？”

魑辰抬起眼轻轻扫了我一眼，随即不急不缓、似笑非笑地戏谑道：“两个月吗？冷染离开鬼界已有三个月，弥浅说说剩下的一个月去哪里了？”

原来我算错了时日，竟有三个月了吗？

我幽怨地看了看魑辰，道：“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。”奈何这对兄妹总喜欢往我身上推事，害我进退不得，委实窝囊得很。

魑辰抱着双手逼近一步，幽幽地道：“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？”

我惊悚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鼓起勇气道：“说不晓得就是不晓得。”他是冷染的妖孽哥哥，危险得很。

他再向前了一步，挑了挑唇角，道：“弥浅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？”

我便再往后退了一步，嗔道：“既然你都知道还来问我做甚！”

一眨眼的功夫，魑辰欺身上前，凑过头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弥浅你后面没退路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慌乱地继续往后退一步，不想却一脚踏了个空！我侧头往后一看，后面竟是池子！

我恶狠狠地瞪了魑辰一眼。难怪，难怪他说我没有退路。

眼看我身体一歪就要落入水中了，倏地我手臂一紧，紧接着被手臂上传来的力

道一扯，一阵旋转过后又将我给扯了回来。

“小心。”魑辰一如既往笑得邪魅无边，竟将我带入了他的怀里。

他红色的衣裳很顺很滑，飘散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暗香。

我挣了两下，挣不脱。

魑辰将我抱得更紧，口中却冷冷地说道：“弥浅你以为我不知道小染在哪里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她被谁纠缠吗？只是你与小染都经过一劫，为何还执迷不悟？天界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知不知道？”

果然是什么都瞒不过他。

我嗅着他身上的气息，闷闷地道：“当年是我遇人不淑，并不代表这次冷染会遇人不淑。况且你什么都知道你就自己去寻找冷染好了。你、你快放开我，叫外人瞧去了说闲话。”

“外人？”魑辰淡漠地笑了两声，道，“这个外人，怕就是弥浅的师父吧。”

我浑身一震，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了他。

我背过身去，努力平静下来，低声道：“下次你若再对我这般无礼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冷染的事，尽管你是她兄长，但有些东西要自己去发觉才有意义。更何况，他们的姻缘早已注定，你不承认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他为何平白无故要提起我师父，这干我师父何事。

见魑辰未说话，我顿了顿又道：“你且好生逛逛吧，我、我先回去了。”

我提脚便走，不晓得为何，与他独处一处，让我有种窒息感。我怕我再多待一会，就会喘不过气来了。

“弥浅！”身后的他有些气急地唤了我一声，轻轻地道，“我就那么让你厌烦吗？”

我止住了脚步，心里缓缓沉了下去。

忽而忆起，当年瑶池一事后，我与冷染欲离开天庭，不想冷染却先被墨桦一脚踹下了南天门。我便也跟着跳了下去。

阴差阳错，我与冷染双双落到了人间，恰恰遇上魑辰，还搅和了他的好事。

彼时凡间烟花三月，繁华正浓。

因冷染先我一步落下去，我十分忧心，万一我俩落散了怎么办。我还很忧心，不知从天庭那般高的地方落下会不会摔得很痛。

然待我着地后我才发现我的忧心皆是多余的。冷染并未与我落散，她就站在一树梨花下，雪白的梨花扑簌簌往下掉，煞是好看。

我喜叫道：“冷染！冷染！我在这里！”

冷染却不理我，而是望了我一眼，随后一步一步挪到梨树后边，孤零零地蹲了下来，捂紧了耳朵。

我还未弄清楚冷染怎么了，忽然一声尖叫将我吓得浑身直哆嗦。

我这才意识到我正趴在一个人的肩头上，而那个人正压着一个女人，女人与我面对面正惊悚地张着大嘴叫唤。

她连衣服都未穿整齐，胸膛露出一大片，爬起来便跌跌撞撞地跑了。

我遂疑惑道：“她怎么了？为何要跑？”

这时忽然一只手拎住了我的衣领将我拎在半空中。我对上一张十分漂亮妖冶的脸，还有一双半眯的风目。

我就是掉在了这个人的肩头上。他看起来不大高兴。

只听他道：“她为何要跑，你还好意思问我吗？”

我低头看他时，看到他衣服也不怎么整齐，胸膛也露了一大片。我好心提醒他道：“你敞开胸膛不害羞吗？不羞也多少有些冷吧？”

他面皮僵住了。

后来他二话不说，径直拎着冷染再顺带拎着我，黑着一张脸回了鬼界。我才晓得，他便是鬼界鼎鼎有名的鬼君大人，而冷染则是鬼君大人的妹妹——鬼界的公主。而他正在凡间调戏勾搭女子时被我给搅黄了。

在鬼界待了一百来年，那百来年间鬼界自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鬼君魑辰喜欢到人间勾搭精致的女子回鬼界做宫婢，趁他不在我便会将那些宫婢又全遣入轮回道投胎去。他晓得后会将我收拾一顿再费力去人间勾搭。

如此周而复始，以致一百多年后，也就是尧司仙婚之前，鬼界除了鬼差以外已经没多少个宫婢了。他到底还是顺着我。

我自是晓得，魑辰虽时常与我急，但亦是打心底里爱护我的，如同爱护冷染一般。不，又与冷染有些不同。

毕竟，我不是他的妹妹。

身后魑辰又幽幽地问了一声：“老实说我就那么让你厌烦吗？”

当初在鬼界相处了一百来年，我与他亲近得很，何来厌烦之说。我遂摇头否认道：“没有，没有厌烦。”

“那弥浅，你先过来。”他忽然道，“你过来我就相信你。”

我顿了顿，还是转身走近了去。

魑辰淡淡笑开，突然伸手捉住了我的手，道：“你还是这么好骗。”

我忙甩开他，惊道：“你想做甚？”我四下望了望，又道，“你快放开我，万一让人看见了如何是好！”

哪晓得他非但不放，手上反而一使力，便又将我圈进了他的怀里。

只听他下巴摩挲着我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叫他人瞧去了又如何，就算是叫你师父瞧去了我亦不怕。”

他不怕我怕。如今我已罪责加身了，若要再被师父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如何了得！

我费力挣脱奈何挣脱不得，便有些气闷道：“你又不是我师父的徒弟你当然不怕！我哪敢跟你比，你是鬼君大人，高高在上能怕得了谁！”

魑辰一愣，随后松了手。我赶紧跳离了他。

见他神色怔然，我一时又有些不忍，便又道：“我、我是说，你抱得我太紧，我、我有些喘不过气来……”

他却突然道：“弥浅，我抱着你，你怕是唯独不想你师父见到吧。”他说得很平淡，听在我耳中却响若惊雷。

我心一下慌了，猛抬头，对上他那双半眯的双眸，幽深而安静。我胡乱摆弄着衣角，道：“你、你在胡说些……”

魑辰打断我，又道：“刚刚回廊那边，你对尧司说的我都听到了。”他安静了一会，又道，“弥浅，你只告诉我，你在回廊那里所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？”

蓦地，师父的身影又蹿进了我的脑海里。我想说那些不是真的，奈何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

愣神之际，有人拥我入怀，在我耳边轻轻叹道：“七万年前你已经吃过一次亏，这次也仍不打算回头吗？硬是要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才罢休是不是？天庭神仙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弥浅你竟不懂吗？”

“七万年前，尧司早我一步先遇上了你，我可以怪时机不对没能让你爱上我。那如今呢，我总应该是先你师父遇上你的吧，你却还是没爱上我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鬼界有什么不好，我可以宠你到无法无天。你每日想戏弄多少鬼差皆随你，你想遣散多少宫婢我便让你遣散，你想与我争寝殿想与我争膳食，我皆让你便是……弥浅你说，这样有何不好？奈何你我在一起只有短短一百年的时间，那一百年，却让我回味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……”

风缓缓拂过我的面颊，我怔怔地看着池子里的涟漪。

池子边上，又只剩下我一人。

刚刚在我耳边的轻叹声经风一吹便都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身边，哪里还有一个人影。甚少有时候，我心里觉得苦，微微发苦。

还记得七万年前，天庭的神使往鬼界送喜帖时道：“仙界司医神君与蝴蝶仙子要成仙婚了，他俩的三世姻缘总算修成正果。”那时，我只觉自己的世界瞬时崩塌，一片天昏地暗。

我请求魑辰带我去天庭，向他保证只是去喝喜酒绝不闹事。

他蹙紧了眉头看了我一眼，紧紧将我捞进怀里，低沉着邪魅的声音道：“过了这次，弥浅便将我鬼宫里所有宫婢都遣散了去吧。有弥浅在，鬼君哪里还需宫婢，一个皆不要。”

鬼界鬼君，生得妖娆邪魅无边，但性格却阴晴不定、忽暗忽明。但凡三界提及他皆要惧上三两分。他尤为喜爱去人间勾出美丽女子的魂魄，带到鬼界做宫婢。能让鬼君为我遣散所有宫婢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

我本打算，上天去参加完尧司的仙婚之后，回来便与他说“好”。

只是，一直没有那个机会，也不会有那个机会。

“弦儿。”有一道清清浅浅的声音将我唤回了神。

我侧头一看，师父正站在不远处，一身黑衣飘飘。

今日，所有人皆似预谋好了一般，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在我面前晃荡。

我就站在原地，望着他，道了声“师父”。不晓得再一次看见师父心里是个什么心境，总觉得此刻我还未被师父赶下山去，很庆幸。还能再一次见到他，亦是很庆幸。

师父动了动眉头，淡淡道：“今日寿会已罢，弦儿出来太久，为师怕弦儿迷路便出来寻一寻。”

我心尖泛酸，嘴上却笑道：“徒儿谢过师父。”

他微微皱着双眉，转身道：“走吧，回去吧。”

“师父！”我忙唤了一声，道，“徒儿有罪……”我说着便双腿往地上跪了去。

等不及了，一刻都等不及了。师父那般神情，怕真的是要舍弃我了。

我还未跪得下去，师父身形一移，突然移到我面前，托住了我身体的重量。他道：“弦儿有什么要与为师说的，待回去昆仑山再说吧。”

也不管我如何想，师父捏了一个诀便将我拉上他的祥云，带着我一道出了西海，往昆仑山去。

一路上我都在思索一会到了昆仑山后该如何向师父请罪。若我还能继续待在昆

仑山，继续做师父的徒弟那该有多好。

师父站在我边上，却是一直安静着，一句话也不曾多说。

然而我们还未到得了昆仑山，我也还未来得及向师父请罪，半路便出了变故。

远远地，我与师父便瞧见二师兄尚瑱一路火急火燎地飞过来。他见了师父二话不说便跪在了祥云上。

我从未见过二师兄一见师父便跪下的。昆仑山上诸位师兄虽是拜在师父门下，但他们不说我也晓得，个个皆是来历不凡身份不俗。

以往师兄向师父问安也仅仅是作揖，还没有如此这般行过大礼。一时我胸中沉闷了起来，隐隐腾起一股不妙的感觉。

定是出事了。

师父未先让二师兄起来，而是倏地凝着眉，一张面容上肃色极重，道：“瑱儿不等为师回去便兀自前来，出了何事？”

二师兄安静了半晌，头也未抬，道：“回师父，是大师兄……”

还不待二师兄说完，我便惊道：“是不是大师兄历劫归来升为上神了？”难怪二师兄如此谨慎，昆仑山出了上神也算是仙界的大事。

二师兄却忧心地看着我一眼，沉声道：“是大师兄下凡历劫不成，触犯了天条，如今正被押往天界。”

一时我若五雷轰顶一片茫然。

大师兄……不是升为了上神而是触犯了天条……

我身体轻飘飘的，耳边风声呼呼作响。

“弦儿！”一声急喝将我唤回心神。我猛然发现自己身体不知何时竟掉下了祥云，眼下正急速往下坠！

突然腰间一紧，有人抱住了我。我抬眼，看见师父正紧绷着一张脸抿着唇。他抱着我一直飞身落在了地面。

身后二师兄赶来，急急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有没有事？”

我茫然地摇摇头，脑子里忽然晃出大师兄的面容来。我又跑到二师兄面前，拉着他焦躁地问：“二师兄你刚刚说什么？你骗我的对不对，大师兄、大师兄他如何了？为何要被抓起来？！”

二师兄未回答我，而是径直又向师父跪了下去，埋着头道：“刚不久天君遣了神使来昆仑山，说大师兄借下界历劫之名在凡间娶妻生子，还私改凡人天命，触犯天条。天君让师父上天庭一趟。”

师父面上淡然转身欲走，道：“回去吧，为师这便去天庭。”我有些心疼，明明他双眉都蹙得紧了，明明他很担心却如此沉着似什么也未发生过。

“师父！”二师兄叫住了他。

师父停了步子，只听二师兄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徒儿知晓此次大师兄犯下大错，若师父……若师父肯在天君面前……”

“为师自有分寸。”说罢他便离去。

就在他要自我身边走过时，我倏地眼眶泛酸了起来，不晓得哪里来的勇气，抓住了师父的袖角。

“弦儿？”师父有些惊诧地看着我。

我对上他那双细长的眼睛，轻声道：“让我与你一起去好吗？”我想与师父一同去天庭，我想见见大师兄，还有，这样的时刻我想与师父在一起。

师父未多说一个字，而是眉头倏地展开，笑着与我道：“好。”

他带着我一同上了天庭，一同见了天君。

七万年不见，老天君一如既往地老，但很精神，那双眼睛锐利而有光彩。他探究地望了望我。

我想，大抵他也觉得我有些眼熟吧。

第一回，我看见师父在天君面前跪了下来，是为大师兄求情。我亦跟着跪了下来。

后来天君只叹了一声道，身为仙神不可眷恋凡尘，不可动凡心，而今大师兄假借下凡历劫之名与凡人女子苟合，属罪上加罪。但念在师父一片苦心，大师兄又仙缘奇佳，若能劝得大师兄回头是岸，可免剔除仙骨之罪罚。

但若是大师兄执意不悔，那便革除仙籍剔除仙骨，永世不得升仙，亦永世不得再与那凡人相聚团圆。

师父起身谢过天君。

仙界铁定的规矩，自古以来神仙可与神仙动情，凡人可与凡人动情，但唯独神仙不可与凡人动情。这些天条大师兄你竟不知晓吗？

出了凌霄大殿，我与师父去了天庭的仙牢——关押大师兄的地方。

值守仙牢的天兵见了我与师父，皆让开了道，想必是早已领受了天君的旨意。

师父站在外面许久，与我轻声道：“弦儿进去吧，为师在外面等你。”

我惊道：“师父？！你不与我一起进去吗？”他留给我的，就只有一抹黑色修长的背影。

我转身欲进仙牢，师父在后面忽然出了声：“弦儿。”

我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是，师父。”

“刚刚天君的话弦儿听清楚了吧，弦儿聪明，该晓得如何做。你大师兄他终是有此一劫。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往里走去。天君说若能劝得大师兄回头是岸痛悔前尘，就能免去剔除仙骨之罪罚。我怎会不晓得。

只是天君亦说，大师兄执迷不悔，甘愿受那剔除仙骨之苦，做一个普通凡人。

仙牢里边有一座四面高中间低的石台，仙气缭绕。

石台之上，有一张简单的石桌，大师兄着一袭白衣，发丝松散且只在发梢松松缩了一个结。他手执莹润碧瓷壶斟出香茶，嘴角噙着一抹温润的笑。

“小师妹可算来看大师兄了。”大师兄轻启薄唇，扬了扬唇角。

我看得一时愣神。多少是有些不一样了，这份云淡风轻他究竟是从哪儿修炼来的？他现在蹲的可是仙牢！

大师兄在桌上斟了两杯茶，竟似先晓得我要来一般。

只听大师兄道：“这里没什么招待小师妹的，小师妹快过来坐。”收敛了夸张的表情还有放荡的动作，举手投足之间皆透露着一派中规中矩的高雅风度。

我突然很不适应这样的大师兄。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走了过去，走到他面前。

他抬起眼帘看我。那清澈的眸子里，有我的影子。

我问：“你为何要这般做？”

大师兄低了低眼帘，淡淡道：“身不由己。”

我心头沉重而压抑，忍不住声音大了些，道：“你不是下界历劫了吗？你不是要飞升成神了吗？你不是说过历劫归来后要罩我这个小师妹的吗？啊，溪羽渣？这些你不都是口口声声与我说过的吗？难不成你忘干净了？！”

大师兄终于敛下了笑，脸色变白。

我就晓得他一直在强装。

我深呼吸了两口气，又道：“你只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下界历劫只是你的借口，其实下界之前你早已计算好了一切？其实，其实你早已动了凡心，早知道要触犯天条对不对？”

我怎会不晓得自凡间除瘟疫归来之后他的心不在焉。现在想来，惊觉这一切冥冥中皆已注定。

大师兄一愣，道：“果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小师妹。”他话语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。我隔了一阵，问道：“她，是谁？”

大师兄忽而弯了弯眉眼，唇沿又浮现着若隐若现的笑意，极尽温柔道：“小师妹也见过的。”

我颤了颤身体，道：“当初在人间救下的那名女子吗？”我还有些印象，我与大师兄初次下人间时救过一名坠河的女子，那女子叫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。

“嗯。”

我低声问：“你就那么喜欢她，连神仙也舍得不做了？”

大师兄沉吟了一会儿，却还是吐出了一个字：“是。”

不晓得为何，大师兄如是一说，我顿觉一股血气上蹿，说不出的狂躁。他竟愿意为了一个凡人连神仙都不当了！他竟愿意为了一个凡人要舍弃了昆仑山还有师父！

我压抑着声音，道：“溪羽，我道是凡间风情无数你只是尝尝新鲜随意玩玩，没想到你竟连真心都搭进去了吗？三界美艳仙子数不胜数，你选哪个不好非得要选个凡人！”

大师兄纤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碧瓷茶杯，缓缓地道：“她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是我见过最有灵气又最安静淡然的女子，三界无数仙子都抵不过她。”

我与大师兄对峙了半晌，静默了半晌。

我终是忍不住又道：“天君说了，你若是肯悔过断了凡尘痴念，一切皆有转机。”

大师兄却笑笑，道：“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西天如来佛祖亲口对我说的话吗？”

我道：“怎会不记得。佛祖说大师兄仙缘颇深，但个中缘由结果，全凭造化。”

“当初年少轻狂自诩风流，将佛祖的话当作是夸耀。”大师兄挑了挑唇，淡淡笑了，道，“如今我总算是了悟佛祖那番话里的禅机。个中缘由全凭造化，天命早就注定我有此一劫。”

我稍稍有些错愕。刚刚……在外面时，师父也说大师兄有此一劫，难道师父也是一早就晓得了？

最后，我只问大师兄：“你肯悔吗？”

大师兄沉默了许久，道：“悔又如何不悔又如何，难道抛弃了妻与子就算是悔了吗？那心中的眷恋如何安放？做神仙又如何快乐得起来？”

与大师兄同在昆仑山修行了七万年，他的性子我早已摸得清清楚楚，虽然面上装作无所谓，但一旦认定的事情却是十分倔，不死心不回头。

我早该知道大师兄的回答，他若不是下定了决心又怎肯轻易冒险触犯天条！

然而，答案自他口中道出，我却再也抑制不住心中喷涌而出的怒火。我咬着牙再

道：“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悔是不悔？”

大师兄看着我，笃定道：“不悔。大不了不做神仙……”

“啪——”

他话未说完，忽然脸侧过一边去，发丝散乱，止住了声。

我垂着手，手指不住发颤，掌心依稀火辣疼痛。我顾不得自喉头升起的酸涩，又拽紧了大师兄的衣襟，摇晃着他，大声道：“那师父呢？昆仑山呢？！溪羽，你果真要让我错认了你这个大师兄吗！”

我大吼出声：“那凡人有什么好！凡间有什么好！你晓不晓得，师父、师父他为了大师兄你甘愿跪在凌霄大殿上向天君求情！”我哽咽起来，喃喃道，“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良心……师父那般尊贵那般骄傲，甘愿为你下跪……大师兄你告诉我，你就不心痛吗……”我指着心口，又道，“可是我这里，好痛。”

大师兄手边上的茶水被打翻，水渍湿了石桌一角。

他声音恍惚道：“临下山前，我不是已经将师父交给小师妹照顾了吗？我不在山上的这段时日，师父可还好？你有没有照我说的好好照顾师父？”

我手捂住脸，闷声道：“我有好好照顾又如何，我只晓得眼下，师父他一点也不好。”

大师兄低着眉眼，轻轻道：“我知道，不然师父也不会只站在外面不进来。但师父或许能明白吧。”

我伸出袖角揩了两把脸，道：“既然你知道为何还要这么做，还要这么执迷不悟？”

大师兄忽然看着我，道：“情滋味，情滋味，小师妹怕是在七万年之前就已经领悟透了，你该知道我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头。”

我后退了两步，苦笑道：“大师兄果然是知晓我的前尘往事，亏得你还瞒了我七万年，想必昆仑山上师兄们皆是知晓我不堪的过往吧。”

大师兄缓缓道：“七万年前我随师父入天庭参加司医神君的仙婚，亲眼见小师妹坠落断仙台。”

“那师父，师父可也见到了？”

大师兄却不答反问道：“师父？小师妹怕师父见到吗？”

我心里一窒，道：“怕，很怕。”

大师兄幽幽叹道：“如今大师兄能走到这一步境地全是心甘情愿、无怨无悔。小师妹不如我，若小师妹有朝一日要像大师兄这般做选择，怕是该后悔了。在昆仑山上，小师妹最聪明，却也最傻。”